

带甜味的花裙子

■ 满负盈

同伴们都有一条花裙子。是那种俏皮的小碎花，五颜六色，散落在白色的底子上。一朵朵盛开的，是孩子们一份份的满足和欢乐。小伙伴们穿着花裙子，会仰起脸，闭着眼，忘情地转圈圈。裙子便鼓成一朵饱满的荷花，中间是亭亭而舞的荷花仙子——有一条这样的裙子，女孩子便骄傲成小仙女。

可是，我还没有。

小伙伴们一个个在我眼前飞过，像一只只落到溪水对岸的蝴蝶，我只有远望的份。母亲说，等甘蔗卖了钱，就给我买花裙子。

甘蔗，是那种细弱像高粱杆的甘蔗，那个时代，甘蔗是少有的经济作物。卖甘蔗的任务便落到母亲头上。父亲还要在田里忙。母亲那时候应该是二十六七岁吧，在人群里，话很少，说话声音也很小，很羞涩。

母亲用小拉车带上几捆甘蔗，把我放在甘蔗中间，上路了。这是母亲第一次去卖东西。路上，母亲的脚步飞快，我在颠簸中察觉出了她的紧张。到了邻村的集市上，母亲却踟蹰不前，远远躲在人群边上。

走过来一个人，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母亲就紧紧盯着人家。她的眼睛在说，买棵甘蔗吧！买棵甘蔗吧！她的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上了，连很小的声音都发不出来。没有人会停下来，哪怕是打听一下，母亲眼巴巴地瞅着人一个个从我们面前走过。

晚上，我听到母亲委屈的哭声。我以为，母亲从此会偃旗息鼓，与卖甘蔗彻底决裂。

可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把我叫起来。父亲要早早下地，她不放我一个人在家。我不情愿早起，母亲捏着我的脸，说，快起来，卖了甘蔗，要给你买裙子呢！

因为来得早，母亲占了集市最热闹的位置，一会儿工夫，人渐渐多了。

突然，母亲喊了一嗓子，“卖甘蔗了！”我吓了一跳，急忙从车上跳下来。母亲一定也被自己吓了一跳，脸涨得通红。

她的声音，细长尖厉得有些失真，这是我听到的母亲最大声音。比傍晚时分她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要高很多倍。而且，她喊我名字的时候，喊得那么从容不迫，还会拉长音调，唱歌一样婉转。现在，她的声音生硬而突兀，这是母亲自己都没有想

电影《卡拉是条狗》里，葛优扮演的老二穿着白背心，左脚架在凳子上，右手一根黄瓜，嘴不停地啃着。有人把这段视频截成QQ表情，常在好友或Q群里转发。我每次看了，都觉得特亲切，这便是我们的草根生活吧。

母亲在乡下老家种了些瓜菜，清晨打来电话，说让班车捎了一袋早晨刚采的菜。我把菜接回来，打开袋子，埋在叶菜底下的是几根黄瓜，带毛刺，绿油油嫩嘟嘟的，头上还顶着一朵鹅黄的小花，让人爱不释手。

儿子中午放学回来，从冰箱里取出一根黄瓜，拗一节，掏去瓜瓢，往里撒白糖。啃起来冰爽脆甜，那是他喜欢的味道。

我小时候的吃法恰好相反。黄瓜剖开，刮下瓜瓢，瓜肉留着煮菜做汤，瓜瓢撒上白糖舀来吃，清爽生津，异常解渴。

妻子则喜吃凉拌。做法很简单，新鲜的黄瓜置在砧板上拍。裂碎的黄瓜装进玻璃碗，再放拍碎的蒜瓣，



到的。我再看母亲时，她额上已沁出了细密的汗。

接下来，母亲把一捆甘蔗戳起来，她又开始吆喝，一声又一声。声音一次次被集市上的喧嚣淹没，又一次次响起来。像一株倔强的甘蔗，在风雨的摇撼中一次次挺立，终于站稳了脚跟。母亲的声音，竟然越来越自然，表情也越来越从容。

是的，很多时候，生活会把人的潜力逼出来，做出自己力所不能的事。许多年过去后，母亲现在在集市上卖水果、蔬菜，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还会热情地与人搭讪。

毫无疑问，这次卖甘蔗，母亲取得了最大的胜利。我不知道，那一季甘蔗成熟，我们卖了多少钱，我只知道，母亲卖甘蔗越来越轻松。母亲开始计划着钱怎么花，她说，不管怎样，先给孩子买裙子。我的憧憬，便带了甜味。

裙子终于买回来了。虽然那时候天已经不太热了，我的喜悦却在升温。母亲从袋子里抖出裙子，晃在我的眼前。裙子上淡粉色的小花，盈盈而开。母亲脸上的笑，也成了一朵花。我幸福地把脸贴在裙子上，新鲜棉布的气息，清淡好闻，袅袅飘来。

似乎，裙子上还有甜味，是的，真的有！是母亲那些甘蔗的甜味，一缕一缕，细细密密，织成了我的花裙子。裙子穿在身上，我学着同伴的样子，快活地转圈圈，忘情地舞了起来。花裙子迎风而舞，有甜味飘散开来……

以及盐、白糖、麻油、酱油、醋，搅拌腌渍一会儿，食用时再撒些香菜碎末。凉拌黄瓜是一定要用拍的，这样味道入得透，调味都附在绒起的瓜肉和成酱的瓜瓢上，入口味鲜不说，还肉感十足，据说常吃可减肥，美容养颜。

黄瓜拿来煮，味儿似乎都不如生吃的好。榨汁也是生吃的一种方式，加糖或蜂蜜，冰镇后，当淡绿色的汁水经过喉咙时，那种发乎自然的青涩味道让人迷醉，可以说是夏日的绝佳饮品。

不过，我还是觉得黄瓜直接啃着吃有味。拿细盐搓洗一下表皮，然后像老二那样咔嚓咔嚓地啃着，这是凡夫俗子宁静清淡的生活滋味。

“好吃好吃，质朴、新鲜，散发着生命力的清香，比什么猕猴桃地道得多。”村上春树在小说《挪威的森林》中借渡边之口说的话，是我看过的对生吃黄瓜最为经典的评价。于是我想，喜啃黄瓜的人，定是黄瓜的本色让他感受到了生命的本质。他也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

白话文章的古典情怀

■ 戴芬

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一个“忙”字吞噬着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人们乘着一日千里的动车和飞机，吃着快餐，看着图片，传递着网络文化，开始变得浮躁、急切、肤浅、功利。不知从何时开始，淡泊、悠然、宁静这样的古典情怀都远去了。还有多少人能够留意到初夏的第一声蛙鸣？还有多少人能够静下心来用笔写一封家书？还有多少人能够静静地陪着年迈的老人，听他们说那些老掉牙的故事？还有多少人能够将柴米油盐品出本真的味道，能够将寻常日子过得诗意盎然？

朱军东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朱军东，网名狗尾草，外表不羁，性情坦荡，感情细腻，是个爱家、爱工作、爱生活的好男人。认识军东不少年了，我时常会调侃，说他有侠客风范，行事颇像古代仗剑出行的侠义之士；读了不少他的文字，知道他在诗、词、散文、小说、摄影、书法上都有所涉猎，也不拘泥于传统，他也遨游网络、玩车、打球、出游，关注时尚，绝不落伍。原以为他只是在博客上贴贴文字寻个快活，冷不防，捧了一本书到我们跟前来。

素雅的封面，极简的线条装饰，亲笔题写的书名，如他一贯的文字风格：自然，简单，率真。这就是军东近二十年来的散文合集——《寻常一样窗前月》。

朱军东文学功底深厚，驾驭文字炉火纯青，文章无论长短，都张弛有度，如同行云流水，流畅自如。他善用白描，却不是无味地白描到底，往往在文章的不起眼处笔锋一转，一行令人拍案叫绝的好句顺流而下。

他和朋友去吃日本料理，上来的菜极少，每人下筷子两次之后就剩下一块了，他说：“争吧，有伤兄弟感情；不争吧，放着有浪费嫌疑。”——《日本料理》

他写儿子小牦牛不愿意在

同学面前提及父亲的工作，他理解一个父亲“不体面”的职业给儿子带来的难堪，伸手想去打儿子，儿子却一转身挣脱时：“他缩颈，转身，从桌边唰地离开了。一排油珠还在桌面上，我对着它们吹了几口气，油珠颤巍巍地滚动着，拉长，变细，最终变成一条完整的项链。”——《高低贵贱》

他写善良温厚的妻子因为连连遭遇不良房客，最终发狠，要让房客交押金时，他说妻子“发狠的样子看上去像个地主婆”——《好房东是怎样变成地主婆的》。读后忍俊不禁，笑过之后心头却掠过一丝酸涩。

更妙的是，朱军东有时候会将诗词不露痕迹地穿插在文章中，与全文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在《名曰背宋词》里，他将自己写的一首《卖花声》抄在纸上，儿子小牦牛以为是宋词，背得津津有味，连他夫人也骗过去了。整首词打散了放在文中的各个地方，配合着情节的发展，起到了主骨架的作用，而这首词也写得着实优美，颇得宋人风骨：“雨后夕阳天，柳下鱼竿。诗情漾漾入清潭。不为鱼龙吞吐破，散向天边。双燕去犹还，贴水呢喃。微风吹动浪连连。试向潭中观竹影，曲曲弯弯。”在《雨夜断句》里，更是通过他和好友许兄短信联句，借一唱一和的短诗向我们巧妙地讲述了一位青年在亲情和爱情中艰难抉择的现代故事。

这是一本轻松随意的书，书本的厚度重量以及纸张的手感刚刚好，适合半卧床头，闲闲地翻上几页，乐上一阵，然后入梦，而无需正襟危坐；这也是一本雅俗共赏的书，既可以寻得轻松愉悦，体味生活乐趣，又可以诵读诗词，一抒古典情怀。这更是一本老少皆宜的书，书中充满正能量，饱含智慧和启迪。茶余饭后，随手翻阅，笑了，懂了，悟了，一如窗前那轮明月，静静相随，恍然不觉，忽一抬头，满眼清辉。

早餐店听事儿

■ 赵青晓

早餐店，身边俩老太太唠嗑。

一个高嗓门，边吃边说：“她嫌我给孩子酸奶吃多了，说老师不让孩子吃很多酸奶。我就说，他是我孙子，我想给孩子吃什么就吃什么。”

另一个附和道：“这不算事儿，反正奶奶不会害孩子。”

“嘿，她不干啊，说走，搬回家去住，不和我们在一块儿。我就跟她理论上了。想走也要听我说明白，我老婆子每天给你们带孩子、做饭，你们回来就知道玩那个破手机。这么大的房间，都是我一个人收拾，你们拿过那笤帚吗？……”

“哟，你还真敢说话，现在哪个儿媳听你那一哼一哼啊！”

这高嗓门老太太似乎得意起来，说：“该说的不说怎么行啊？你猜怎么着？她一个劲儿跟我说好话，说我们知道您不容易，孩子让您带我们最放心了，是我不好……”

老太太接着说：“这不，我前

两天去桂林玩，他们还有点不乐意我去呢。他爸爸说，得让你妈去，天天在家干活啊？把她憋死了咋办？该出去就要出去！我就去了。我呀，一个电话也不给他们打，我走的时候孩子咳嗽没好呢，我心里惦记着，可我就是个电话也不打。这不最后，还是儿媳妇给我打电话，说孩子想奶奶了，我说马上就回来了。”

另一个又附和着说：“对，得想得开，自己想不开放不下那就完蛋了。”

此时我就想：这老太太真行，该操心时候操心了，该轻松的时候也轻松了，拿得起放得下，真行！

不想，老太太又开言了，说：“唉，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啊，等我一回家才知道，我一出门他们就搬到自个儿小家里去住了，把老头子扔下不管了，一顿饭没给做过，连个问候都没有啊！唉！”

原本感觉还不错，我，听到这儿心里竟然堵得慌，半碗粥没喝下，离开了早餐店。

啃黄瓜是一种生活

■ 李耿源